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七上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朱 紱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彙引卷七上

明 蔡清 撰

下經



巽下
坎上

井

本義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穴地穴其地也穴地出水穴其地以出其水也不穴其地水不出也此與平

地涌泉不同若平地涌泉不可謂之井井便有甃治之功非就以出水之地為井也故曰鑿井曰穿井曰掘井井非天造地設者○若謂只是見成出水之穴地為井而非所甃成者則其深不能咫尺安用許長綆子而又或至羸其瓶邪穴泉安至此深耶○一說虛心易氣讀之穴地出水之處只是見成的非人為所甃成者若以穴地為穴其地則與下面出水之處等字俱不順出水當作取水矣之處二字亦無用了

曰出水正所謂上出其水者也之處二字當用又說
古有鑿井孟子又掘井朱子胡不用鑿地掘地而獨
用穴地邪朱子又非好奇字者○或曰凡井皆人所
鑿成者而以為見成穴地出水之處何也曰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井亦必因夫泉脉故井雖
人為所鑿成若非穴地出水人為亦安所施邪其曰
鑿井而飲若非出水之地鑿亦何所得邪○又蘇子
瞻云鑿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如耿恭之

始鑿井不得泉者以為石所隔也石一盡則泉日涌
矣泉脉之論亦有之大抵南方居多今北方有人烟
無川澤處便須鑿井初不曾相地脉然隨鑿皆有但
不如南方之淺而易得耳或曰伏羲時未有鑿井之
制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盖
是堯時事且其言亦後人所撰故古者五祀之祭只
是門戶竈行中霤為未有井也至漢始以井易行右
陳北溪字義論按上為說雖有曲折然畢竟出水之
五祀之禮章

穴地其深不過咫尺焉用綆為何又至羸其瓶故從前說為長○又世本云黃帝穿井伯益作井○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今按井泉之係於人甚大蓋水土之用在生人為至要抱朴子臨沅縣民多壽考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得丹砂數斛神仙傳蘇耽種橘鑿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號橘井此

以其泉之尤異者言雖不必盡然然井泉美者終利人不美者終害人非是細故不可不知○李氏又曰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無復有向來一陽之溫矣○愚謂世之幽人處士如井水然不失其真者也仕者為通多東西南北之人則江淮河漢流行不息之水也○井者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故取此象巽木之木是櫛木之木

非井桶之木也朱子曰說者以為是汲器則前面有
瓶瓶自是瓦又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木末
如菖蒲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
義於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
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以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蓋
井水亦本在下而出之于上者也○大象云木上有
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義正如此同是下巽上坎之
象若謂木上有水與巽乎水而上水不同則木是桶

矣非得其意者也○愚意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
上出其水蓋木水上行井水亦上行不論及汲器也
古者蓋以瓶汲然瓶或有時而羸故後世易之以桶
邪文王係彖作瓶蓋其時猶用瓶也不可以巽木為
汲桶若論井水之上行則或以瓶出或以桶出皆可
但木字不必兼汲器說耳鼎卦大象傳下平庵項氏
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
象之耳蓋以木巽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皆以其用

之象而得其體也○或曰彖傳言巽乎水而上水象
傳言木上有水安得為同義曰睽彖傳言火動而上
澤動而下象傳言上火下澤草彖傳水火相息象傳
澤中有火鼎彖傳以木巽火象傳木上有火皆文不
同而取象之義同則又何疑於此○或曰然則本義
何為於大象下乃解云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
也而於巽乎水而上水之下不先解何歟曰巽乎水
而上水則于井之象為已明木上有水則於井之象

為稍晦故本義助之詞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既是上行非井之象而何○大象上句例俱四字故彖傳巽乎水而上水節而為木上有水猶睽卦彖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節而為上火下澤○或問木之津潤上行與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之同處果何如且木之巽乎水而上出其水之狀又云何曰此有至理惟朱子知之蓋地中有水木之生枝生葉成花成子都是這箇泉脉其每朝葉有垂珠者水氣乘

陽氣而升自三更子後則陽升而木之水氣與俱以
其根著地中一脉之水為他接引上去耳不但木也
土雖乾燥然每視之土亦微潤非但露溼亦有自升
之溫氣蓋皆乘陽之升而然夫先天之運一日自有
一日之元亨利貞自天地以至萬物無不然也使本
根不著土膏不接泉脉能有津潤上行乎故凡花木
出土便須以水養之異乎水而上水或說依小註木
穿水中漲上那水之說則是如今北地開井者俱用

木砌成南州鄉村間亦尚有此豈非木穿水井中漲起那水而何曰此恐差認了朱子小註所謂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者只是異乎水而上水之義木是樹木之木非木板之木也津潤上行豈不是漲起那水邪然據木穿水中之言益可以證愚之前說矣信乎地中有水木之葉末每有垂珠者皆是水氣垂陽氣而升而其抽枝抽葉成花成子無非得此一泉脉也故嘗謂水火二字盡造化之功用○又曰津潤上行按

本草衍義卷之二序例第二條凡采藥物多以二月
八月者謂春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
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也今即事驗之春寧用
早秋寧用晚又其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時月之
早晏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缶

此於卦體卦德卦象卦變一無所取止據井之理言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三句只是井之一
字猶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總是
艮之一字也○三句只是一意言井之為井如此是
指經常之不易者也○无喪无得言在井初無得喪
而人之往來者無不井之也皆說歸井上○程傳曰
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此說未是
往來井井只是无喪无得總是井不可改則如此无
喪不失其舊也无得亦非有增于其舊也○此卦表

辭以辭觀之上。一截言井之為井也。下一截言人之
井其井也。以意會之上。一截言其事之仍舊也。下一
截言不能敬以守之。則不能保其舊也。辭若兩截意
則一貫。○補註曰：井无得喪。惟汲井者有得喪。此言
亦似是而非。汜至汲井幾至也。一謂至水。一謂至井
上。至井上之說為長。亦未繙井言未盡其綆於井也。
綆汲井索也。未盡其綆。收綆未盡也。故曰收謂輓轆
以繙者也。○或說按本義。謂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

其瓶則似謂幾至水也。愚謂幾至水而瓶敗者，固有之。然此尤未足深悔。若已汲得水，將出乎井而始敗其瓶，此實可悔。尤見得幾成而敗之意。恐文王之說是出於此。○朱子小註：「汔至作一句，亦未緇井羸其瓶。」是一句。按此說與彖傳不同。看來彖傳為長。蓋「汔至與亦未緇井辭」正相應。意亦相連。小註出錄者之誤無疑。○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蓋至於敗則不能保其舊矣。是一貫意。

卦辭就井上說出意思其詞乃若兩截○保舊守成亦非易事○曾說改邑不改井三句是以井言汔至以下是以汲井言然不可泥此而判為二意謂上說箇井下說人之井其井也須要說得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意出只是一條事理也盖作易者先有此意然後取此象以見其意今其意既貫都就人事說不容於辭而截作兩項也若截作兩項則上面是事下面是人之作事而仍舊无得喪

之義却全戾了何以能通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

巽入也

井養而不窮也

此句言井之為井如此養而不窮謂養物不窮也非謂有是義也井義在巽乎水而上水上亦不可以井養不窮含下句改邑不改井三句言不窮與不改巽義不改是仍舊意此則初未有此意也但既是井便

自然養而不窮卦之名井特取諸養物之象且大象
君子勞民勸相何故從井上說正為井養而不窮也
井本所以養物故本義云皆取井養之義以彼照此
此句之義明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二五剛中有常德也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則又非
可久之道也大傳曰井德之地也此之謂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一則曰是以一則曰所以皆謂其不敬勉以至幾成而敗之故也不得輕看過或曰未有功即是凶也曰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繙井意未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水上行木上有水其津潤上行所以象井也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
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
田之制也○以君養民者君對民而言照下句使民
相養則此是以君養民之事下是使民相養之事君
即君子也以別下句言故曰以君養民非君子之外
又別立君以養民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
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
以為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分貼則然說須貫意言其井污泥人不之食非惟人不之食此舊廢之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甚言其人品汚下而為時所棄也○井泥而不食則成舊井矣或曰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曰此舊是謂廢而不用者○井泥者不泉故泥井泉不出則淤為涇壤而已泥

者泥之也。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泉以得於已者言功以施于人者言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說得精而完小象便有此等處下也則不及陰柔時舍也何獨不可申不食一說下也謂以陰居下井泉不上出而泥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非惟人不食禽亦不之顧尤見其棄於人也時舍也只就井言人事意在言外一說時舍正就人事說不指

井似長○程子曰人不食則水不上無以及禽鳥謂井上之水也即是如此非謂禽鳥亦入井取水也○初六只是人品污下而為時所棄置者

九二井谷射甃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升諸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無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甃以汲井言則為甃敝漏○井谷射甃言井谷之泉

僅下注於鮒無能及人也○甕汲器也今福州人猶謂小甕為甕正韻甕甕通用甕汲器也此見說文明據也姜詩提抱甕出汲○或以為是貯水之甕甕固有貯水者然不思功不上行又安得有水可貯而後漏耶○程傳說水在甕恐未及考說文之義雲峯說是○九二剛中有泉之象泉在井底也今日井谷射鮒何也言其下注而不上行也既欲取其下注之象則須以井谷之泉為言射鮒是象其功不上行不上

行則下注而已魚上无正應下比初六而取○鮒朱
子小註曰程沙隨以為蝸牛程傳曰或以為蝦或以
為蟇徐氏曰蛙屬○又按正韻鮒魚名韻會曰似鯽
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即曰鯽相附曰鮒莊子
涸轍鮒魚云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
肆孟子前以三鼎後以五鼎下小註所引有魚用鮒
之說則其為魚也甚明又玉篇鮒鯽魚也鯽重鯉也
據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以為蝸牛為蝦為蟇與蛙

屬者恐非也疑蝸牛等雖是水生然無水一時尚可
以未死況蝸蝦蟇蛙字皆從虫而鮒字却從魚不知
先儒乃不依有所據証之韻書而獨用無所據證以
蝸蝦蟇蛙之屬為說而又無所定指者果何如也○
或曰以鮒為魚固有明據但井中安得有魚先儒是
以寧主蝸牛之屬曰今鄉間古井亦往往有魚難道
并非魚地也然嘗聞長老言井水不生魚蓋其地位
小又不流動况雨露之力微而風日之功虧是以魚

不生其有魚者皆客魚自外入者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只言上無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通以象言而占在其中為我心惻我指傍人所謂行
惻也非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
皆惻之之詞也非實詞也○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
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井者之施也蓋賢

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井澤
愈于九二不但有泉泉且潔也以其以陽居陽重陽
也不如九五五則陽剛且中正脩道全美也○本義
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以陽居陽
有其德也德且純也在下之上未即上也猶未離乎
下也○在下之上他處或上字重此處則下字重○
王明並受其福非實說也惻其不為時用而設為此
詞也○本義故其象占如此大抵不分都是象而占

如之占者則有才德而不遇也其可用汲以下只是惜之之詞朱子小註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此說非也恐出記者之誤王明並受其福不當寔說故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全不及王明並受其福之意最有斟酌

求王明

非謂三往求王明謂有求賢之王明也不必依程傳

謂志切於行而求王明程傳有難盡依處又如行惻也程傳也作自惻說如何可通○或曰行惻之說朱子非之已改之於本義求王明之說朱子未嘗非之似在所當從也曰賢者不為時用自惻尚有嫌況枉道以求人乎○按叅義曰求王明者言必遇王明然後能用之非九三自往求之也其曰求者猶言夫子之求之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愚謂子貢言夫子異乎人之求是因子禽有求之之問孟子言伊尹以堯

舜之道要湯是因萬章以要湯之說此却如何憑空
言求那王明恐只當作求之之王明言○一說求王
明語意蓋云只為不遇王明耳怎生討得個王明來
上下並受其福矣非實謂九三求索箇王明也只是
旁人惻之之詞○小註楊氏曰微明哲之高宗則傳
說岩野之胥靡賈誼賦傳說胥靡按韻府靡一作去
聲註聯繫相隨服役也一平聲荀子註刑徒之人以
鐵鐐相連繫也靡與縻同縻即繫也牛鞞曰縻所以

羈之也胥胥徒也故曰胥靡蓋古者有罪人則發去
官工不容不縻之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曰為我心惻而象則曰行惻也言無干預的人亦
為之惻甚言其可惜也求王明非謂賢者有求于上
也如有求于上便是枉尺直尋矣烏得謂之賢又烏
能使上下並受其福蓋謂井渫不食是無有求之者
耳如有求之之王明則上下皆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無及物之功在人則是能自修潔不污于濁俗但厚有餘而才不足者只可自守耳與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者同○陰柔固不泉若非以柔得正則不能修治○問四有泉乎既無泉甃之亦虛器耳何益哉曰取象正不拘取象之意只以明其有自修之行而無及人之功姑以井言則寔是不泉之井若人問甃井

豈有不泉者而虛覓之哉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以冽為貴泉以寒為尚九五陽剛而且中正功及于物故其象為井之潔清而其甘寒之泉為人所食也本義陽剛以才德言中正以時位言不取尊位是賢人非君人也象傳中正也兼德位○中正所以欲就時位說者為欲見上出之意九二九三非不泉者然不上出故功不及物正為欠中正二字耳細分之

井冽寒泉就陽剛說食就中正說○或曰既是只以陽剛為泉則三五一也何以三為潔五為冽曰三自是三之陽五自是五之陽五之陽自是中正之陽也但不要奪了下面中正二字意說亦豈可泥也但理要通如彼說自不通耳

寒泉之食中正也

可見中正主時位不然雖寒泉而不為人食矣○但言寒泉食則井冽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

中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夫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
不揜上六適居坎口則又井收勿幕之象也有孚帶
連元吉為句言君子有實德而其施不窮猶井之有
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井有孚也蓋上六之井收勿
幕自具有有孚之義矣此有孚則是聖人恐占者無
是德而戒之云耳故連元吉讀為是○井收勿幕便

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文有孚謂人也○本義云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井收勿幕取之無蔽其出無窮也曰上六陰柔不泉如何曰此不拘既云井收便是有泉可汲蓋就上出為功而取義也意以此卦是井但云井收固自有泉在也○收輶輻收緇者也此與上文收汲取也不同○韻府輶輻井上汲水員轉木通作鹿盧輶輻二字亦不知如何分按韻府輶輻車軌道也亦有員轉之義輶輻

皆從車今以井上汲水員木謂之轆轤者借名也○
愚謂轆轤與桔槔不同○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
不揜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
有孚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本義云有孚
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見得此有孚與他處不同○
有孚正義非說井或曰習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
失其信是以卦象釋有孚之義按此以井言不亦可
乎曰非也以習坎之有孚為水則所謂維心亨行有

尚亦水乎所謂內實而行有常亦水乎故愚于此亦
曰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
窮也如此解註正猶習坎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
信釋有孚之義一般人之有孚象上六之井收勿幕
故如此云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其出也有源而於人也無不濟井道之大成也○井
六爻皆以人才言陽剛為泉井之體也上出為功井

之用也上六言井收勿幕不復拘於陰柔之不泉者
天下無無體之用也無不本于道德之功業也九二
之射鮒九三之不食則以有是德而不得施者固多
也孔孟且然○井六爻皆取井養之義蓋井所以養
物惟上六為井道之大成



離下
兌上

草

按彖傳曰草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草

大略亦與睽相似但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只是相違行而已若水火相息則相滅也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亦只是相違行而不同聚耳革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仇隙矣故為革革深于睽也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正所謂水火相息者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火滅之象故其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於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似為欠精矣曰

水火相息者以二卦合體言曰澤中有火者以離在
兌下言○隆山李氏曰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
而離火從下爻之此火能草澤水也故有溫泉而無
寒火此說似牽強○按邵康節漁樵問答漁者曰薪
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
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
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
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

而無寒火也○有溫泉而無寒火愚謂只是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陽能兼得陰陰不得兼陽故陰雖寒不能寒陽火也○又按邵子曰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蓋亦以其隨陽而動也便是陽得兼隨陰處若火則不隨陰就濕矣故有溫泉而無冷火義亦相通有溫泉而無冷火固然矣然水甕中著一塊火火勢孤了終亦自熄至如冷灰中著一塊火亦自會寒而熄矣但此是人為者非如溫泉之出於造化所

有也畢竟是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冷火

已日乃孚

已日乃孚據理勢言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也聖人彖草首及此者一以見草之
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二以見草之不
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已日乃孚以草
得其正者言若所草不正雖已日亦不能孚矣故本
義云一有不正則所草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已

日乃已革之日也曰已日乃孚見革之未易孚也

元亨利貞悔亡

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蓋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悅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悅之氣形于方革之際據卦德言其所革元亨利貞也○改革之道內文明而外和悅只此二者盡之矣凡改革而未免於悔者只坐不得此二者王安石是也○本義首曰

其占為有所更草皆大亨而得其正所草皆當而所
草之悔亡者順卦辭而云也繼之曰一有不正則所
草不信不通而反有悔者摘卦辭示人之精意所在
而云也大抵萬事不出一正便自好守常猶不可離
正況於變草乎愚故嘗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一言以蔽之曰正而已○反有悔謂反不如不草之
為愈也○不信不通不信似便是不通今兼舉而言
則不信是人我不信也不通是於己為不通也○已

日乃孚此只據理而言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草
弊於久安之後而欲隨草而隨孚也亦難矣故曰已
日乃孚然其事固在所當草則雖一時民志未孚有
不恤也但貴于草而當耳故又曰元亨利貞悔亡○
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
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減息而後生息愚謂亦有兩樣就一物言
則前者減後者生今年歲運盡了明年又一運繼之

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草木今年生底已殘了明年又再發生是也以兩物言則寒往而暑來日往而月來且如火然而水乾乾是滅了則惟有火在水被火克惟有火生而旺也水決而火滅是火已滅則惟有水在火被水克惟有水生而旺也稂莠既去而嘉禾自生病邪既去而正氣自充皆是鼻息亦前後相生分而言則噓吸兩相生也今以草言草舊而新亦一滅一生也○雲峯曰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

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草而信之

草而信之謂其草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草之
字為已草亦不可以為已日也蓋以為已日則草字
如何當得已日字看以為已草則雖未至已日亦成
已草了又如何當得已日字故不如順其文勢之自
然而取其意○蓋夫子之意恐人不知乃孚之為人
信之也故舉此句而釋之曰已日乃孚云者謂其草

而人信之須已日也所重在孚字上如有孚室惕中
吉剛來而得中也之例剛來得中本只釋箇中字然
舉卦辭則連有孚室惕俱舉

天地革而四時成

四時成不可作效只謂天地氣序相革而四時以成
也大意猶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非一
功一效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命與順天應人不是一時事○天地草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義一也同一時而已
矣中溪張曰時未當草聖人不得先時時而當草聖
人不敢後時○天道變改世道遷移草之大者也
革命之草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也

澤中有火草

澤中有火草只是水決則火滅意草字所該固廣君
子以治歷明時只從草之一端說故本義云四時之

變草之大者謂之草之大者則其餘小者固多也○
朱子語錄謂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
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草的意思
愚謂人若因此說就認澤中有火為陰盛陽衰水盛
克火亦未盡是須從澤中有火之象而推言以入于
草字之義而于草字看得寬廣方是也蓋草字之義
澤中有火亦未盡將四時之變亦未盡得故謂四時
之變草之大者耳○澤中有火只是水決火滅之象

若兼取相息之義則火雖盛終不能滅乎澤水語錄
所謂只以水勝火彖傳所以不曰澤火相息而曰水
火相息若澤火則不成相息矣○按語錄或問草象
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
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惟曰澤
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朱子曰亦是如
此蓋此問儘有一段理朱子答之不曰是如此而曰
亦是如此者蓋澤中有火火終不足以敵澤水之盛

也火縱然如何便能乾了澤水故朱子上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又曰此是說陰盛陽衰其義明矣若象傳果取兩物相息之意則其辭當如天與水違行上火下澤之例而不曰澤中有火矣

君子以治歷明時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為一章所謂十九歲而氣朔齊者也○一日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每一刻得

一百三十五息推而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此而積之也○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一月二氣也如十一月則大雪冬至十二月則小寒大寒正月則立春雨水五日為候一年七十二候也歷法大要是積分○觀物張氏曰四時八節各以三變以十日為一旬三旬為一月九旬而一時三十六旬而四時畢以五日為一候三候而一氣九候而一節七十二候而八節周○二十四氣有節氣有中氣孔氏云

正月 立春節 雨水中 二月 驚蟄節 春分中
三月 清明節 穀雨中 四月 立夏節 小滿中
五月 芒種節 夏至中 六月 小暑節 大暑中
七月 立秋節 處暑中 八月 白露節 秋分中
九月 寒露節 霜降中 十月 立冬節 小雪中
十一月 大雪節 冬至中 十二月 小寒節 大寒中
雨水者雪散而為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凍之則
為雪東風解之則為水○驚蟄者蟄虫驚而走出○

清明物生清淨明潔也○穀雨者雨以生百穀○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半為大○處暑暑將退伏而潛處也○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
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為小月
半寒為大也○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
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周禮有四十

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三分之氣間五日有餘故年有七十二候也○治歷明時時四時也朔晦弦望及二十四氣總歸在四時內故本義只云四時之變

書經堯典曰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右四段時文多用以為治歷明時之正講據書傳此

乃是治歷以後頒布考驗之事用以為講誤也然其道理有相通處故錄之書傳錄如左○書傳日中星鳥下云曰日中之刻者春分之刻于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衣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唐一行唐僧名乃張公謹之孫出家隱嵩山最精歷法不曰張一行者僧也已自絕其祖矣至今世凡僧皆不姓○日永星火下云永

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宵中星虛註云宵中者秋分夜之刻于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日短星昴註云日短者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新安陳氏

曰諸家解皆以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歷姑以義仲言使待春分之寅賓出日而識其景然後作春歷不亦晚乎其不通可知矣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為歷既成而分職頒布且恐其推步或差而審訂考驗之方為可通蓋方命之初既按歷之成法以作歷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歷此敬重之至也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之朔雖今亦然豈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歷一字書經作歷易

象作歷蓋古通用○南方朱鳥東方蒼龍北方玄武
西方白虎是就周天而言東西南北也其曰東嵎西
谷南交朔易則就平地而言東西南北也○每星七
宿四七二十八者也○尚書三解曰二十八宿環列
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宿是為星火
星以見其餘
他皆類此○自斗至壁北方之宿是為星虛
自奎至參西方之宿是為星昂○自井至軫南方
之宿是為星鳥
以象言自井至
軫過鳥象也○四方雖有定星

而星無定居各以其時見于南方

天形北傾故北極天中居而斗常在

北二十八宿常半見半隱

○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

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仲春而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夏則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殷仲秋則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以正仲冬則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至仲春則鳥反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大要如是堯典考中星以

正四時甚簡而明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草

按程傳曰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然後可以无悔愚按此卦六爻皆當以此法繩之○初九當革之時若可有革也然而居初无應居初則分猶卑也而不當事任無應則上無援也而不得自伸是以未可輒有所革惟以中順之道自固而不妄動其象為鞏用黄牛之草也其占為

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矣按此爻辭只當以為
占看而本義乃以為象亦未可曉雖謂黃牛之草是
象然亦占之象也如羝羊觸藩羸其角本義曰貞厲
之吉其象如此豈其意亦同而愚未深察乎○或曰
居初依程傳以時言謂事初也依子則以位言反之
矣愚謂此言時正關著位也所謂新進者也凡謂新
進者專於位乎專於時乎抑兼時位在其中乎且若
以為事初未可以草然則必待事勢盡壞之極然後

乃許之草耶易大抵教人謹微其所由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蠱所以先甲三日也謂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也豈聖人教之處草之道而不然乎要之本義居草之初乃謂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所謂蠱之初也愚故以為新進之意或曰既不謂是壞極乃草然則所謂已日乃草之非耶曰已日乃草亦非謂俟已壞之日方草也只是令審處得停當果然是當草然後草

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且已之如閔子騫
論魯人為長府之意耳非謂事之必然將壞者亦必
俟其已壞然後下手也事果將壞當改無疑則正為
已日矣此最宜辨前輩謂註本草誤猶未至害如註
六經誤貽害之甚者謂此類也耶○此所謂居初正
如漸初六所謂始進於下者故曰居初不曰在初如
恒初六云居下而在初則初自是時下自是位不可
混而為一看矣愚故謂此兼時位言位意更重也然

所謂時又自是一已之時與上云草之時又不同矣
○黃中色牛順物○自草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
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誠以草而不當則有悔又不
如勿草之為愈故聖人慎之或曰既曰當草之時則
事已當草者矣而猶令固守之所守者非弊壞之物
乎曰所當草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已之常分
孔子不能草春秋之弊而嘗為委史嘗為垂田自不
至於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草戰國之弊然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自不妨於進退之有餘裕雖不草也何
害其為中順乎○中順亦甚分不得○草所以固物
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雖取卦名而全不用卦名
之義卦名草也初九羣用黃牛之草不草也○既是
義不同矣何必又云亦取卦名其意若曰此草乃黃
牛之草主於守而不主於變者也

羣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在草言不可有為便是不可草也

六二已日乃草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草也有應
於上勢足以有草也然草非得已者故必已日然後
草之則其草也得吉而无咎矣此皆戒占者之辭○
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既皆以德言然則柔順中
正與文明何別曰柔順中正其德之體也文明其用
也謂之文明之主見其正是文明者也彖傳所謂文
明者正此六二也隨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盖震

之所以謂震者以初畫之陽離之所以為離者以中畫之陰文明之主不可主位任說○中正含位言井九五剛陽中正亦兼德位此當詳○井九五之中正主位而含德草六二之中正主德而含位○巳日乃草之草不遽草也蓋草言三就之日也其立言之意說見初爻○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程傳之說最是程傳曰體順則無違悖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時可矣位得矣

才足矣處草之至善者也云云叅義曰二之可草者
有四焉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
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
位而又有其才與德宜草之易矣

已日草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草言三就有孚

草之道貴於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

躁動於草而不審者也故其占為直往而草之則凶
雖事在所當草為正也亦不免於厲然其時則當草
矣所欠者不審耳若草言至於三就則已審矣斯亦
有孚而可草也○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無以取
信於人也有孚二字正與上文凶厲之意相應○過
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暴者也○居離之
極程傳云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
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

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水性緩子產嘗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為躁也離字要認得設居艮之極必不為躁動○貞厲二字一說不為雖正亦厲是謂當守之以貞厲而不草也如噬嗑六五貞厲无咎之例愚謂如此則與下文草言三就不相承矣何也上言不可草下却又反言當草恐未安故不如以貞厲為雖正亦厲同是戒意也○征凶貞厲躁於草則不可也草言三就有孚審於草則可也九三本躁於草

者又辭云云盡是戒辭○必曰有孚者誠以改草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不得人信即便有悔觀卦辭曰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草六爻多言孚○三就叅義云至於三而始就非也謂三次成就也○草言之言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草而三就則此時尚未草也下云有孚方是可草亦未成草也蓋只是議草之言也凡有所更草必

先謀諸心次詢於人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安之故朱子曰草言三就言三番結裏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草不當草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也大抵在已亦說得草言一說言是對人言乃稽審輿論而不自用也故信從而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所居不當未免於悔然卦已過中乃
草之時又下離上兌水火之際水火有相息之勢亦
草之時也○剛柔不偏者剛而不柔則失之迫遽柔
而不剛則失之急弛今以九居四剛柔不偏草之用
正合如此也然在我雖可以草而在人或不之信則
亦未可草也故必有孚然後草乃可獲吉云○以陽
居陰草之資未善也而剛柔不偏草之用則善也○
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

也此註當分貼依上文有其德而當其時乃悔亡又
必有信乃得吉悔亡但不乖於事體不拂於人情而
已得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矣此亦
在所當辨先德而後時亦輕重之酌也○或以有孚
為自有孚非人孚之也故本義全不明言人信之曰
不然也果是自有信則信是德也與上文有其德不
既相碍乎或又曰德其素具信其一時之事蓋信者
必行之謂也愚亦未敢以為然蓋在九四為戒以必

行猶之可若九三之躁於革聖人又何用戒以必行乎故須定作人信之也○但心一於誠而今出惟一人自信之矣○有孚改命吉改命帶吉字讀有孚不取爻義則戒占者悔亡則自爻義取來○此命字與百里之命自邑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蓋革命是九五爻事

改命之吉信志也

謂上下皆信其志也○信志兼上下此是程傳及中

溪說可從蓋據九四所處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或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當與兌九二孚兌之吉信志也同例看皆自信也愚謂不必拘同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況字同而義異乎易之有孚亦有數端无咎亦然如節六三无咎與諸爻異爻辭且有然者象傳亦安可以例泥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虎者百獸之雄俗號山君大人之象也

變謂希草而毛毳也鳥獸仲夏則希草仲秋則毛毳
希草者毛希而草易也毛毳者毛落更生潤澤鮮好
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以處常之大人言堯
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之大人言湯武是也
○自新新民此自新所以新民也必曰極者蓋大人
之變是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舉一世而甄陶之重新鑄過一番非徒小補之而已
乃大人之變也○順天應人則把天下重新換過易

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過雖不言其極固亦非尋常之舉矣○凡自新新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有自新新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耳○本義先云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後云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云云者蓋占而得此則有此應本義主足以當之者言也然後云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者解爻辭未占占有孚之正意為恐其未足以當之者言也亦猶恒卦

辭言恒亨无咎是主得正者言也而又曰利貞利有攸往則是致丁寧而恐其有不正者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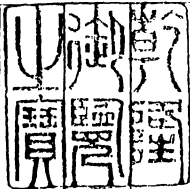
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也上六特取其時位耳猶小畜上六畜極而成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不過從革者也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皆在其所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君子小人之革非

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無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做一人言則是治定功成之日也○居貞吉言不可復有草大意與解之來復吉相類○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大人虎變則天下為之一新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也君子豹變只就一身言如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象傳一則曰文炳一則

曰文蔚五上之別也○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君子小人以德言或以位言或兼德位言皆非也當堯之時四凶未嘗有過亦在位之草面者也堯舜在位下有巢由此無位而有德者其文固自蔚也程傳正主德言○君子豹變自有其文小人草面猶未成文也○君子豹變有耻且格也小人草面民免而無耻之類耳但論語民免而無耻以在上人只以

刑政御之者耳蓋此言草面則又德禮之所不化者也○叅義曰天下變草之時人無不變矣上六居草之終此草道之成也然君子小人之草其外雖同而其中未免於異故君子之草則如豹之變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小人之草則可變其外而難草其心故謂之草面言面順於王化也小人者聖人非不欲草其心也以其下愚而終不可移也如有虞之世苗之來格象之烝乂皆草面而已聖人固未如之何也蓋中

人之性非下愚未嘗不可草也而或止於草面焉則
吾草之之道未至也非其人之終不可草也征凶居
貞吉言草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煩
擾乃王莽之為也聖人之變草豈如是哉



易經蒙引卷七上